

生命的立秋

李晓

地平线的一股凉风吹来,我一看日历,又立秋了。

午睡醒来以后,听着夏日浓荫里的蝉鸣一声低过一声,感觉像一个虚弱的人在唱歌,这是一个季节里颤抖的尾音,天幕缓缓拉开,秋天的浩大由此呈现。

立秋后的大地,一眼望去,万物有了一层霜意。立秋,对于一个人来说,它又是命运峰谷上的一个分水岭吗?

一个人的生命历程,其实可以用农历24节气来比较。如果少年时代对一个人来说,是立春的话,立秋就是一个人的中年时代了。

自从我进入40岁以后,我就发觉8月的立秋,与我的生命真正相融了。这24节气排名中的第13位,立秋,我的生命也因此而饱满并有了层层秋霜覆盖。

其实每年的立秋,暑热还没完全散去,梧桐树叶一飘落,秋意便从天上缓缓而落。

黄昏的风有一些凉,我一个人坐在阳台藤椅上,远眺江边远峰燃烧的晚霞,渐渐黯淡下去。这里,城市的阳台,离我故乡那朦胧群山的背影,直线距离大约是30公里。我感觉,此时夜晚,我与故乡奔跑的山脉,再次擦身而过。

我人生的上半场,戛然而止。我人生的后半夜,豁然开朗。其实这时候的心情,只想独享。立秋过后,我将迎来47岁的生日。我打开日历,立秋过后的节气依次是:处暑、白露、秋分、寒露、霜降、立冬……这其实已经从浩大天幕下,向我展示了一幅中年以后岁月的画卷。

我感到凉气从天外迢迢而来,地平线上马蹄声渐急。白露为霜,每一棵草上都覆盖着霜,秋天的落叶已在薄凉的风中缓缓飘落。我仿佛看到一个人的头发在枕边掉落,就这样迎来了生命的初秋,直至皑皑白雪的严冬。

人生就是这样一幅四季的画卷吗?人到中年,会是我命运山峰上的一

个分水岭吗?其实我对年龄的感受,似乎没有这么强烈。它最多是一个符号,一种心理暗示。在时针秒针的滴答声里,它提醒着我:嘘,你47岁了!

常常感觉生活的白开水,泡着我每天方便面一样的生活。也常常感觉绝望的情绪把我拖入谷底,就像歌里唱的那样,又有一双隐形的翅膀,把我托起,带着我飞,飞过绝望。每天的夕阳有什么变化吗,我怎么麻木得都快成“白内障”了。常常是把身体陷入沙发,看电视时便悄悄响起了呼噜。常常是,突然握住妻子的手,静寂无语,害怕彼此突然离开,害怕一个人的孤独。然而,并不是喜欢热闹与喧哗占据自己的心,人群中,我左眼望着你,右眼却在走神。

中年以后的深夜,是中年的月光遍野,有风掀动窗帘,我也偶尔失眠。我突然想出去走一走,我一个人出

门。夜凉如水,我突然渴望,与一个想象中的人拥抱。那时候的拥抱,才让我从内心感到,我的世界是安全的。

有一天,我一个人躺在城郊山坡上,眯着眼睛望云,一个农人扛着犁铧路过。他对我大声“嘘”了一下,我笑出了声。农人明白了,这是一个城市的闲人,或者是梦游者。那个下午的光阴,被我虚度了,真美。很多时候的忙碌,或者所谓的事业,只不过是拼命换取名利的一个托词。一个人内心的价值观,被旁人的价值同化了,模糊了,甚至忘记了生命最朴素的快乐,最真实的寻找。所以,我总想与这个纷繁的世界,保持着恰到好处的距离。

中年以后的日子,厚土蓝天,静水深流,是我想要的生活。那么我生命的立秋,好比命运的全部,我都笑纳,致以问候。



凉风至 白露生 黄鹂鸣
立秋
© LIXIAOBA

立秋(组诗)

张声仁

■双 抢

种双季稻的岁月
收割早稻
插晚稻秧苗
像打抢
眼里冒火的农夫
气喘吁吁
要从赖以生存的土地
抢抓季节
赏赐的宝贵机遇

为了不误农时
流汗流泪
甚至流血
哪怕脱掉一层皮
也要背晒日头
脸朝黄土

■秋老虎

立秋了
千万别大意
秋老虎从林子里蹿出来
变得更加疯狂
它会在光天化日
肆无忌惮咆哮
张开火热的血盆大口
要吃庄稼
要吃大活人

心不要慌
不要手忙脚乱
掌控好水
合理地调摆这甘露
使出对付秋老虎的杀手锏
静静地等待

■秋 事

秋天的凉风渐起
白色的露珠缀满草叶
寒蝉在树上吹弹
凉爽的乐曲

大意不得
一年的阳春
已到了关键时刻
浇灌,除草,杀虫
每个环节
都十分重要
不能马虎

宝贝庄稼
已像怀孕的女人
需要精心呵护
为了孩子
且忍耐
听任焦躁不安的女人
刁难
发泄心中的不满

时光帖(同题诗三首)

■陈水平

时光要贴上立秋的标签
夏暑表示坚决反对
难怪肆无忌惮烈日炎炎

秋妹却欢迎那一刻的到来
各种农作物提前聚会
红薯藤将加快蔓延速度
花生想见缝隙插针
油茶树果子欲春华秋实
个个保证要上交一张丰收的答卷

■刘博华

荷花绽放 激情的夏天打开大门
天空的两三片云朵,连同微笑的荷池飘逸
时光滴答滴答,没有退却
蛙鸣在水中,击鼓于生命的警钟之上
岁月不待人
荷花染红了衣衫,如火焰一样奔放
爱情之箭射向天空
花儿开始慢慢地谢了
宛如生命慢慢消耗时光

■大唐帝国

四季的风吹过
缘聚缘散
一树绿叶飘成日历的背影
了无痕迹却又挂上微凉的心头
走过路过哭过笑过
两片叶子一起由绿变黄
唯美的月色中写下岁月的书签
当飘落成为顿悟
秋叶静美融于宇宙

秋虫呢喃

方竹

时间尚早,不过晚上九点多,从草木丛间路过,焦躁的蝉鸣声竟然换做了轻柔的秋虫,呢喃声中,近似于故人的呼唤,又近似于母亲的唠叨。

我心里立即就在想,让我录一段音可好,只要录一段,就能够洗濯俗尘。

只要录一小段,就可以送给你听。

时间在这一刻里,停顿了一下,我发觉自己是爱着这声音的。只不过我没有言辞来形容它的美好。

原来季节来得这样快。它早在七月的伏天里,潜藏已经很久了,只是待秋来,就绵绵如细雨,润人心田。

我不知道我是遇见了蚰蚰,还是遇见了蝓蝓,抑或是蟋蟀。总之,它们是秋天的童话,秋天的使者,秋天不回来的童年回忆。

我们在墙角掏过多少秋虫,阳光明媚,如同暖暖的一团火。蹲在墙角挖啊挖,想要掏出灰里的那一只虫。那一只虫,退至墙深处,偶尔探出一个头来,偶尔也钻出半截身体来,让我们有掏出它们的欢喜。

今天晚上,阳光退隐,但是我有比较好的月亮。只不过它的光芒,已经浸没在灯火辉煌中。

在城里的夜空中,连最亮的星星,不一定看得到。连最动人的月亮,也只是散发出淡淡的光辉来。

如同喧嚣的声音已经掩盖了最动听的虫鸣里。

我秋天的童话竟然被路过的一只秋虫唤醒。我忽然觉得生命如此的美好。经历那么多的苦难,冬有天寒地冻,夏有酷暑难耐。唯有秋是天高气爽,给人的惬意无可比拟。

而打扮秋天的,无疑是这无名的秋虫。说不出来的名字的就统一叫秋虫,叫得上名字的就美其名曰蚰蚰儿,蟋蟀,蝓蝓。

它们是唤醒诗人眼泪的呢喃。它们的声音,能够潮湿一片乡愁。

它们也是唤醒乡愁的一把钥匙,轻轻打开了乡愁的门,待疲倦的我,慢慢酝酿一下,秋虫已呢喃。